

吴瑞骋 著

海 品

YUJINXIANGWENXUE CONGSHU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海 品

目 录

序.....	郭 风(1)
他以笔补造化.....	卞毓方(3)

第一辑 故土情恋

登威远楼.....	(6)
浔江渔火.....	(9)
清源鸟音	(12)
鲤城石话	(15)
安海涛声	(17)
噢,三角梅.....	(20)
山里的童年	(24)
龙眼熟了的时候	(27)
山鬼	(30)
莲池桥	(35)

三古榕	(37)
奇石名泉清源山	(39)
泉山访泉	(42)

第二辑 人生百味

海品	(44)
月梦	(47)
却将诗句乞鱼钩	(50)
月夜听琴倍有情	(52)
饮茶宜傍水依山	(55)
临池挥毫思漫漫	(58)
在酒文化中徜徉	(61)
郊外寻春遇细雨	(64)
白杜鹃之缘	(67)
父亲与春生堂药酒	(69)
美的奴仆	(71)
永久难忘的《金蔷薇》	(72)

第三辑 神州纪游

汝阳有个杜康村	(74)
灵岩山走笔	(77)
谒泰伯墓	(83)
挂剑台怀古	(85)
寒山寺纪游	(87)
夜宿乌伊岭	(90)
三游古洞	(93)
张飞擂鼓台	(95)

滕王阁怀古	(97)
台湾纪胜	(100)

第四辑 访菲散记

千岛诗情	(110)
众香国里寻旧友	(113)
雨中伦礼达	(117)
蔡清洁印象	(121)
在林玉燕家作客	(124)
风铃·风铃·风铃	(127)
与陈锦水会晤	(130)
吴氏船务世家	(133)
我以我血荐轩辕	(141)

第五辑 艺苑撷英

“母亲河”的呼唤	(148)
黄达德和他的《百榕图》	(151)
他自京城载誉归来	(154)
用独特的语言 表达深沉的思考	(158)
剧坛俊彦王仁杰	(161)
吴水木和他的五百石罗汉	(164)
石雕奇女——吴敏达	(168)
雕塑——城市文化的特殊体征	(170)
磨杵求针 积步致远	(174)
李老·老李·小李	(177)
美的荟萃	(180)
读立德的金牌奖作品《皓月红烛》	(185)

至情至性庄东贤·····	(188)
诗有大家风 书法亦称绝·····	(192)
令人心潮逐浪的文字·····	(195)
直面人生 笔底波澜·····	(197)
平淡中见深沉 激越里蕴哲理·····	(201)
艺宫慧眼识瑰宝·····	(203)
衣带渐宽终不悔·····	(206)
艺术生命延续青春年华·····	(210)

第六辑 时代报告

追求·····	(213)
高速,时代的强音 ·····	(220)
清濛模式启示录·····	(233)
灵悟的魄力·····	(241)
匹克之歌·····	(250)
新星从这里升起·····	(258)
为了再创一个辉煌·····	(266)
高楼连云起·····	(271)
他是怎样走上国际领奖台的·····	(274)
少年心事当拿云·····	(278)
凤城礼赞·····	(282)
茶歌唱彻月儿圆·····	(298)

序

郭 风

吴瑞骋同志是全国解放以后,我最早认识的泉州籍的同行之一。算来我们相识当近四十年了吧。由于工作关系,曾与他多次在泉州相见,亦曾多次在福州相见。这大抵是在五十年代末的一种“缘分”。后来,大概他转入新闻界工作,相见乃至联系的机会就少了。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为文均质朴。质朴,在我看来,作为文章或作为待人处事的品格,都是格外可贵的。他寡言,不善于言谈,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情感是热烈而又有主见的。显然,此等为人风度,不免也表现在文风之间。吴瑞骋同志早年是写小说的,这也是我对于他的小说作品的一种印象。

多少年来,由于年迈,包括吴瑞骋同志在内,几乎全无见面之机会(我除莆田以外,任何地方都无法往访),也无通信问候的机会。但我知道一些同行的写作情况。比如,我多次在《人民日报》上读过吴瑞骋同志的散文作品。近日,他又把他的散文集《海品》的书稿(部分)和目录寄给我。作为他的老朋友,我很高兴地看了这本散文集的目录和部分书稿。这部书稿按内容共分为六辑。不过,在我看来,这部散文集主要在三个方面,即一是对于泉州及其周遭传统文化和当代意识的关

照下新的文化精神的崛起之赞美；二是有关神州以及域外履痕的记录和抒情之作；三是以文艺随笔的文体阐明某些艺术见解。这些散文作品给我的印象，首先是作为小说作家，吴瑞骋的散文似乎完全排除了某些小说作品在叙事方面的拖沓、笨重以及作家的抒情之被约束的“负担”，而以散文家的脱俗和自在出现于读者心目之间，我以为这是格外难得的。其次，按我的“分类”，在全书三个方面的诸作品中，皆能出现作者的个人见解和抒情方式，这也是不容易的。比如写清源山和安海的散文如《清源鸟音》（原载《泉州晚报》）、《安海涛声》（原载《人民日报》），前者则写清源山的鸟声，进而写“除四害”对个人的内疚；后者写安海则从地质学上燕山运动谈到大自然的巨变和人世间沧桑，谈到安海之成为工业区等，因而不落俗套而加强了作品的时代感，对此，我重复地说，以为是可贵的。我个人以为，从小说家而成为散文家，从其散文创作的独辟蹊径，来研究、阅读吴瑞骋的这本散文集，也许是有益和有趣的事。

他以笔补造化

——代序

卞毓方

泱泱古国，礼仪之邦。宴席上敬酒劝酒，是一大学问。坊间有大部大部的祝酒歌、助酒词流传。前不久去山东章丘，听老于此道者传经，讲酒席场上，有三种人貌似弱不胜酒，实则潜力深厚，万万不可忽视。哪三种呢？一、沾酒脸就红的；二、兜里揣着药的；三、女士。

年来涉足文坛，虽然只是偶尔站在边缘地带瞟它几眼，终究还是看了的。看了就有感想，套用酒桌上的真经，亦发现文坛有三种人抱筋藏骨，劲气内敛，不可忽视，具体是哪三种呢？

一、长得丑的。

其代表人物为贾平凹。贾氏长得丑，是他自认的，不是我恶意要诋毁他的名誉。且引一段他本人的话为证，贾氏新近为朋友的书作序，开头就调侃道：“朋友多是气味相投的，况且他同我一样属于相貌丑陋一类，见面少不了要互相戏谑。‘呀，才从花果山来的，去哪儿呀这么急的？’‘你说巧不巧，才要上你的高老庄找你的，却就碰上了！’老鸦笑猪黑，猪也笑老鸦黑。”当然啦，我们尽可把它看作是伟大的谦虚，但贾氏本人有宋玉、潘安之才，而欠二君之貌，则是确定无疑的了。大作家生而不够帅，不够“酷”，这是很不幸的，想几多少少女要

为此捶胸顿足，埋怨上苍不公。不过，上苍其实是公平的。你看，贾氏因此而省去多少无谓的消耗，他是把别人用来出场、出境、频频展示风度、魅力的工夫，都用在文章、书法、绘画上了。这就利害。个中造化，是沾尽了“红颜薄命”派和“取美妻者短寿”派的光的。

二、跳出五行外的。

其代表人物为余秋雨。我与余君打交道，惊讶此公不接电话。起初以为吾等无名鼠辈，大学者不屑理会。后来察觉不对了，不光是我，众多有头有脸的大家，包括一些自称是他哥们的人士，包括前面提到的贾平凹先生，要想找他，也得屈尊让中间人转告。余君的冷拒，肯定要令众人不快，以至反感的了。因反感而引出的不恭，怨怒，遗恨，以余君之聪明，肯定洞若观火。但是，对不起得很，气恼你尽管气恼，不接我还是不接。这就是主体意识的上扬。这就是了不得的定力。因而，我看余君的文章，往往能遥见他站在昆仑之巅，俯视滚滚红尘时的超然一笑。

三、长期坐冷板凳的。

其代表人物为某老先生（原谅我在此隐去他的大名）。老先生少年聪颖，中年饱学，晚年闲识，但由于人际关系或其他亦简单亦复杂的原因，长期被冷落在一边。就想着让他自生自灭。就想着让他无声无息。然而，偏不。造物惯会作弄凡夫，老先生非但没有形销骨立，自暴自弃，反而越过越滋润，越老越活跃。你看他如今的文章，不光遒劲老道，而且舒朗洞达，超妙自得，而且雄才天纵，云花满眼，而且真气内蕴，华光迸射。读其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这是出自一位耄耋老人的弱管。转而再看那些与他年龄相若，专业相仿，但光环罩身、门徒簇拥的大师们的文章，好是好，毕竟真气释放太早，

太频,太滥,比较起来,就远远不及他的青春烂漫,元气沛然。

泉州吴瑞骋君,少时英俊,伟岸,一表人才,不幸因伤而落下终身遗憾。大凡这种情形的人,多半易于自闭,不再从事社交活动。吴君不然,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一如既往地,而且更加大刀阔斧地开展社会工作,说他交游遍泉州,应不为虚妄。遭遇不幸者,往往能奋发,他几十年来勤于笔耕,笔力雄健,功通造化。这其中他付出的热诚、坚毅、执著,局外人,实难以想象。1997年4月,我来泉州,结识的第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就是他。迄今感到最实在、最可靠的朋友,也是他。我读他的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每每就想到他超越障碍、勇往直前的背影。我依靠着他厚实、高大的身躯,自然就想到他恢弘奇丽、气象磅礴的文字。人与文,形与质,高度统一。吴君其为人,实不易也。吴君其为文,大可观也。

1998年3月29日于京城阳光角

登 威 远 楼

已是秋高时节，偕友人登泉州城北的威远楼（古称北楼）。乍登楼，友人以手遍抚石壁、朱栏、漆门、雕窗……而后又紧搂着圆柱，侧头依偎良久。我知道这种手谈的情感，这种拥抱的热切，不由得也长长叹息。噢，威远楼、威远楼，曾几回梦里呼唤……

记得五年前，也是秋日，因到湖北易地采访，得以登上武昌城南的黄鹤楼（古称南楼）。那时黄鹤楼刚复修竣工，焕然一新，飞檐重阁，古朴奇伟。登斯楼，纵眼无穷长江和雄伟的长江大桥，有一种悠久历史内涵丰富感和跨越时空的崭新时代感。

看武昌重镇的繁荣、南楼黄鹤的更新，不由不想起故乡泉州和泉州的北楼威远，不由不发出声声呼唤：威远楼何时重见天日（那时威远楼早已乌有）？

据我所知，武昌南楼和泉州北楼几乎同样古老，都是唐代产物。武昌南楼庾信作记，名重一时；泉州北楼欧阳詹作记，也曾大噪其名。然而南楼经历代名诗人、大文豪不断吟咏渲染，盛名经久不衰。而泉州北楼几经兴废，至元末重建而命名威远，因泉州古刺桐港的鼎盛、市井十洲人的胜况而威名远

扬。那时，它是这座名城的城标，不少国外航海旅行家的游记有它的记载。然而它还是随着泉州港的衰落而逐渐默默无闻。比较起来，北楼虽不如南楼令人景仰，却也有海外交通的重要意义所在。无怪乎解放后，泉州的海外交通馆就设在威远楼上。不幸的是，在“文革”那一场愚不可及的狂热中，有位愚不可及的市革委会主任竟为建广场下令拆除。这在泉州人的记忆中，实在是痛心疾首的。何止友人及我，对于威远楼，几乎所有泉州人都盼望复建，当真是千呼万唤哩！

终于，威远楼于今年二月重建落成了。这份欢喜，这份顾惜之情，是盼之切、爱之极而生的。难怪友人乍登楼便有这番真情的流露。

新楼比旧楼还觉高大，还觉魁伟。重檐绮柱，画栋雕梁，翊脊翼亭，杉木为梁，瓦筒为屋，白石为墙，红砖铺地，壮丽伟岸中更增古朴典雅，富有地方建筑特色。据友人谈及，此楼重建不易，总投资达100万元，其中有50万元为海外侨胞所捐，还有不少款项是市民踊跃捐献。小学生发起“为建威远楼添砖加瓦”活动，五分、一角地积少成多涓涓汇聚，竟也涓汇万元以上。仅此足见泉州人“我爱名城”的那一颗颗鲜蹦活跳的赤子之心，足见那一缕缕“为你相思切，为你心憔悴”的情愫绾紫着泉州与泉州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离休了的“文革”前的老市长、老归侨，不顾古稀年迈，不辞辛劳地为名城古迹的复修、名城文化的开发，为威远楼的重建极力奔走。重建威远楼从资金到大兴土木，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从这位鞠躬尽瘁的老共产党员身上，泉州人找到了闪光的“名城魂”。对照文革中那个“愚人”，反差何其鲜明，鞭苔何其深刻。

废而复兴，拆而复建，历史总是这样反复，这样旋转着写，个中有几多辛酸、几多感怀、几多激奋？只有名城人知道。

噢，秋日登高好望远。友人说：“何必为历史的来路叹息。”我们应升到最高处来驰目骋怀。设若以威远楼为轴心，从高处鸟瞰四顾泉州名城，风物尽收眼底。西看则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百柱大殿如在近睫，巍峨凌空的宋代双石塔下，还有后渚港出土的宋代古船陈列馆；东眺我国现存最早的艾苏哈卜清真古寺、伊斯兰教的灵山圣墓似可瞩目；北顾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清源山，人文与自然景观并茂有如泉州名城的翠翡屏风；南观泉州湾刺桐古港，东海碧波万顷，风樯林立。这个在古代交通史上号称世界东方第一大港的古港，如今似乎令人回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世，“泉州——香港”客运轮通航了，万吨货轮进港了。泉州正敞开胸怀迎接世界。

如果说泉州的旧城区修葺保护得较好，给人以爱惜历史，如同拭拂尘封明珠，让古代的灿烂文化在新的日子里放光的启示；而新城区的开发，笔直宽敞的东大路，两旁高层建筑群的崛起和福建最大的水陆公路大桥——泉州大桥的通车，每分每秒车涌如流，则给人以开拓未来、走向繁荣的鲜明印象。

华侨大学陈存广先生曾诗题威远楼，诗云：“北顾泉山峰兀兀，南观东海水茫茫，十洲曾寓天方客，千载犹留舶库坊，风物宁称唐宋日，帆樯漫说刺桐章，波奇云幻龙蛇竞，旷古新姿放眼望。”设若有大手笔诗人到此，也能兴“眼前有景题不得”的浩叹，岂不又是南北两楼的又一共通趣事。

浔江渔火

这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很小很小的江。但是，这条江总在我的记忆里流淌。

我第一次见到这条江时，就深深地喜欢它。那是 50 年代，我还在上初中时，我们班上有个优生是我的好友，他家就住在这条江入海口的浔美村。暑假的一天，他热情地约我到他家作客，他给我说明途径，还划了简易的路线图。可我还是走错了，在泉州东郊绕来绕去，直到天已全黑了，才绕到浔美村。那时村子黑沉沉的，借着天幕，只见成行的防风林挡在海堤上，使小径更显墨黑，而那一条透亮的小江，似一道白色的曲线，在黑色的“画布”上蜿蜒前伸，使死气沉沉的“黑画布”突然变得生动起来，有曲线美，动态美，还有音乐美。在此先是可以听到海的潮音，忽而能听到人的喧腾，然后有一盏二盏三四五六盏直至更多的渔火在江的入海口晃动。噢，橹声四起，渔火渐多，直连至天边。我被这“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的景象惊愣了，久久站立着，任晚风吹拂。我久久，久久纹丝不动，全身心领略着这江的神韵，海的风采，人间渔火的瑰丽……这就是浔江。那时，我谈兴特浓，一个劲地缠着我的老同学，询问这江、这村、这海……

于是,我知道村子原名叫浔尾,是浔江之尾,不知哪一个智者把“尾”字换成“美”字。我知道这条江的入海口是淡水和咸水的交汇,海堤内有大片水田,海堤外有大片滩涂,因此这个村子亦农亦渔。村民是上坡挥锄绣江山,下海扬网耕蓝田。这里的人们生活节奏不单调,景色也日夕变化,农田一年三熟、四季瓜果,海产随月变换、潮汛不一。有顺口溜云:正月蟹黄满,二月海蛎肥,三月土蛭丰,四月跳鱼飞,五月螃蟹狂,六月黄花贵,七月蛳膏红,八月鲈鱼美……

从那以后,我爱上了这条江,尤其喜欢在夜晚去领略这渔火流动的歌,江在“黑画布”上创造的美,江同海的耳语。记得儿时,表兄邀我上姨妈的渔舟,顺晋江飘流而下,从石碇到泉州新桥头,然后去逛城。那时我喜欢躺在舱底,听橹声的唧呀、江水拍舷的颤音,总觉得每条江都有自己的歌,有自己独特的旋律,而江上渔火的晃动,是人和自然共鸣的谐音。

我有个侨居菲律宾的表叔叫蔡继琨,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前年应聘为华侨大学客座教授,回到故乡泉州,并且带了一个交响乐团在泉州表演。那时我有机会和表叔接触,了解他的艺术生涯。尤其令我震惊,生活中奇异巧合的是,他的成名之作,竟是命名《浔江渔火》的管弦乐曲,这首乐曲曾于1936年荣获国际交响乐曲公募首奖。不过,他告诉我,他所描写的浔江渔火,不是泉州的浔江,而是集美的浔江。他曾就读于集美高级师范,在集美他经常徘徊于浔江畔,对早出晚归的渔家生涯深有感触。有时,他还随渔船出江捕鱼,任波涛起伏颠簸。我想,他正是在那些贴近渔民生活的日子里,寻找到优美的旋律。

那一年,我听到了这支管弦乐曲的录音。那乐曲似泉流、如波涌……仿如夜幕笼罩静江,而点点渔火渐渐聚会,终汇成

渔火流动的壮观,乐曲从凝绝暂歇中透出一丝欢快,音律逐渐高昂而汇成壮阔波澜……

唔,《浔江渔火》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如此牵动我的心魄,甚至把我溶解在那音律之中。

面对这位曾和国际音乐大师卡拉扬、梅纽茵齐名的大音乐家——蔡继琨,我钦敬的表叔,我似有无尽的话题要和他谈心。我给他描述故乡的浔江渔火给我的感受;近几年来沿海滩涂养殖业的发展;对外开放成片土地开发的硕果;谈及故乡那令画家、摄影家神魂颠倒为之奔走追逐的鲟埔渔女以及莼花插牙筷的发髻和民俗;也谈及浔江注入的泉州湾古港的开发,对外的通航……

我说:“江,是大地的琴弦,是山川灵气的跃动,它哺育土地,也孕育人才。”

表叔说:“还创造音乐。”

我笑了,我说:“那两条同名的浔江,抑或闻名古今的浔阳江,虽有各自的地理位置和价值,却也有共同的韵味,同是山川灵气的跃动,人民生活的创造,是可以找到同样的旋律和音符的,而一切大江小河也都一样,对吗?”表叔没有回答,他陷入了沉思,我们便都不讲话。在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条江、那个海,那星星点点跃动的渔火……我注视着表叔那多皱的眼角,那从眼底流溢出来的闪闪光亮。我敢断定,表叔此刻也绝对在缅忆,那条江、那个海,那星星点点晃动的渔火……

唔,浔江渔火!

清源鸟音

多年来清源山风景区已成旅游热点。到泉州的人都喜欢去逛清源。作为泉州人氏，我每年都不止一次登清源。我和一般游客不同的是，我对清源山别具一种感情，异常复杂的感情。在清源山还未开发时，我在清源农场生活了四年之久，对清源山的熟悉非同一般。

然而，每当我一人朝清源山拾阶而上，先是精神振奋，继而内疚自责良深，渐入佳景则物我两忘。

这种心态不是在瞻仰老君神像，或弥陀、瑞像石菩萨法相，抑或拜谒弘一大师墓塔时才产生的；也不是在泉窟观瀑看洗心泉时才产生的；也并非掬取虎乳名泉香茗细品之时才产生的……

那是因为清源鸟音。

清源鸟音，也许被所有的游客忽略了。但我一到清源山，心情每每便被那婉啾动听、此起彼落，或百音齐鸣，或一鸟独鸣，或相对而互答的鸟音所牵动。

所谓“鸟语惊人”，个中真味，何以品得？清源的鸟语，是否能惊他人，我难揣知。而其婉啾、其清越、其娓娓动听，于我每牵魂动魄。总不禁寻声而趋步，远离那人多喧闹的景点，或